

覓橋！我會回來

(本文插圖刊第46頁)

●童世璋(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)

朱大哥子汝今安在

抗戰八年，軍民的日子過得極苦，感覺上日曆撕得好慢，但大家能忍、肯幹，只有一個目標——勝利第一，迎接勝利。那一年，我在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部服務，司令官王叔銘上校、參謀長賴名湯少校，和衷共濟，保持覓橋精神。駐地紅牌樓，農村景色，如田園詩畫。有人問：「紅牌樓怎麼不見一座牌樓？」我說：「牌樓就樹立在我們心底」，司令部為竹筋、土壁、草頂所造，刷上點白石灰，不見一丁點鋼骨水泥，簡陋極了；如與今日的華廈、電梯、空調、地毯的辦公大樓相比較，可說天地之隔，但是大家住得「安得兒逸」(川語)，心理十分「篤定」(吳語)，因為大局勢轉好，一天天接近勝利了。人活着，首先得有目標與希望。

紅牌樓與武侯祠相距不遠，杜甫蜀相詩：「丞相祠堂何處尋？錦官城外柏森森。……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」我在那一帶，結交了一位袍哥社會的朱大爺，他老哥為人正義四海，江湖上會唱歌訣為證：「朱老哥子有文武全才

，有棟樑之才，有定國安邦之才，仁義過天，威風過嶺，站得高，望得遠，站在峨帽山，望見洞庭湖，青城(山)打鼓，名揚四海，海底插花，根深樹大。」他和三姨太有一段激情纏綿令人感佩又感動的故事，我會以成都方言寫過一篇散文在本誌發表，紀念這兩位性情中人，口裏不說而心底真正愛國的人。茲不贅敘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六日美國第一枚原子彈在日本廣島投下，美空軍聯隊部首先傳來訊息，他們也搞不清原子彈究竟是什麼玩意，只知道比他們的傳統炸彈威力強大。我寫吉甫車往訪朱大爺，他說：「天快亮了。」我道：「我們可比諸葛武侯幸運啊！我們今天，出師將捷身體健，長使英雄笑嘻嘻。」相與撫掌大笑，他邀我夜飲，我又朗誦杜甫泥飲的詩：「步履隨春風，村村自花柳，田翁逼社日，邀我嘗春酒。」只略易數字：「吉甫隨春風，牌樓灑花柳，朱爺乘喜訊，逼我灌春酒。」「別提啊」的三姨太(Beautiful的譯法)的拿手川味小品、瀘州大麵已端上席了，那時年輕氣盛，我能藏量嗎？此情此景，如在目前，亂世多別離，這四十年的變化尤其凶猛絕倫

，朱大爺、三姨太你們現在那兒啊？在洪荒人世抑是陰曹地府？早聽說你們被殘酷鬥爭的消息，如今一無所知，好思念你們啊，真想去探這一門不是親的至親。——我由此悟出一個道理：人與人間的感情，不一定屬於血親、親戚就深厚，還要看雙方的品性與緣份，以及在不同的非標準和思維方式下所衍生的理念。

抗戰終於光榮勝利了，全國進入了歡樂的高潮。也許多飲了狂歡之酒，人心似醉，以致接收、復員、重建等工作，既乏心理準備，也少具體策畫；部份成事的人，成了敗事之徒，可以說：勝利的當日，就種下了失敗的種子。說實在話：有不算少的大人物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；今天如果還自由地好好地活着，應該深刻地檢討反省，不必盡說得意事，不必自說「想當年」。當年的失敗，人人都有責任；地位越高者，責任越重。

勝利未久，我奉調杭州覓橋空軍軍官學校服務，從重慶白市驛機場搭上了C46運輸機，C47和C46是我最懷念的機種，根據空軍史料：「C47，於三十三年向美購買，用於運兵、空投、行政運輸任務。C46則於民國三十四

年，我空軍接收美軍移交近二百架，於抗戰勝利後擔任運輸、空投、運兵、空降及行政運輸等任務，於民國五十八年除役。」我記得C-46大規模的任務，係在成都陪都前夕，在新津、雙流等原為戰時B-29超空堡壘用農民人力修建之機場，將立監委、國大代、重要文武官員及眷屬撤出

(低階機會太少)，那時節，新津機場人山人海，人心惶惶，餐風露宿，尤其緊張，今日靠它安然抵臺或轉移海外的人士能忘懷它嗎？大大的肚子，小小的梯子、鋁板的條凳，其舒適程度自不能與波音七四七客機比擬，但它曾載你脫離苦海，進入幸福之境啊！它自己，功成不居，已因年邁除役，應該想辦法祭它一祭啊，至少在心頭弔念一番，別讓C-46說你忘恩負義。(不過，當年前線留一架給指揮官專用，或臨危時接走他，則發生極大的副作用，影響士氣民心。)

昨夕，我溫讀C-46的英姿照片，栩栩如生，回憶往事，最後一次進入它的懷抱，是在四十年代初期，李麗華、王元龍等香港影歌星組團回國勞軍，陪他們飛至岡山官校表演，這種護花工作，慘的常是使者，擠得水洩不通，熱情難以消受，回程經嘉義，C-46搖搖擺擺，我知道有了小麻煩了，走到前艙，原來一位女星被邀到副駕駛座上操縱着，正駕駛員告訴我：「飛機出了點小故障，請求在嘉義基地降落。」我明知是什麼回事，只好同意了，但將那位冒牌副駕駛員帶回，以免發生大麻煩，結果在嘉義加演勞軍一場，基地老友冲着我笑，皆大歡喜。從此再也與它無緣，C-46小姐！我老覺着戰鬥機陽剛，空運機

陰柔，如今妳在那兒啊？五十八年除役，今已一十九載，妳該不會住進榮民之家吧？

舊地重遊見如不見

那一天，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，景色已非，重遊新街口、夫子廟、玄武湖、莫愁湖，以及我曾住過的門宿橋、大行宮，抗戰不過八年，人事已有很大的變化，老的走了，小的見面不相識，滄桑之感，永銘心版。人不比土地，它生生不息啊。

乘火車至上海，小學中學我都在曾是華洋雜處第一大都市噙，建築物依舊，但人已非舊貌，祖母、父母親都在抗戰前後逝世了，感受便不相同。我借車獨自尋覓昔年共同生活過的地方，大馬路、四馬路、卡德路、貝當路，還有一些洋人譯名：文監師路、麥特赫司脫路、霞飛路、白萊尼蒙馬浪路都更名了。我如今想：法租界最愛起紀念性地名，希望千秋萬世，譬如蒲石路的蒲石，不過是民初的律師。福履理是在歐戰中死亡的旅滬法僑。巨福是法商洋行在歐戰中陣亡的小職員。金神父、趙主教、姚主教、勞神父都是神職人員，當年均立為路名紀念，但會幾何時，一律煙消雲散，這些以微功而受榮銜的人物，能維持多久？我如果有機會同大陸探親觀光，一定要再去看看，中共改成什麼名稱？他們的新建築物寥若晨星，想必已比我抗戰後所見殘破許多？我還有師友、親戚在那兒，他們呈何形象？新生代是何心態？都無法從想像中獲知，再去只是茫茫。如果重遊上海，想像中，宛如到了一個陌生的所在

，見到一大批擠塞不堪的陌生的人羣。——縱使是親人，也是陌生，難以溝通。到時候，物不是人，人已非，大環境更為格格不入，感受到有形無形的壓力，日常生活更有若干不便之處，那正是：相見不如不見。(開放探親已引發諸多新生問題，非一言可盡。)

抵杭州，那時是第一度光臨，記得說過一句話：「古都臨安，揹負着歷史的傷痕，而今而後，我們可要長住久安啊！」哎！後來急劇的變化，臨安再度欠安，真令人想不到。

那天直奔旗下——清代旗人的天下，旗人享受最大最厚的保障，却得到淒涼後果。宿於西子湖畔的西湖旅館，感謝古代文豪，為我們留下久安的心景之美。蘇軾詩：「欲把西湖比西子」。蘇堤、白堤分水為裏湖、外湖、後湖，皆是文化詩意的創作，我常想，名勝之區，如果沒有文人的心思佈局，必難到達風物佳麗、神清氣爽的境界。如委之俗人，或貪污的經辦官吏，那山峯、溪湖佳勝，就要遭受凌辱了。

近來偶得一夢，夢到像處女式回到了西湖，奇怪，找不到三潭印月，訪不着馳名的十景，它們遷移何方？忽然靈機一動，這不是家鄉武昌的東湖嗎？原來家鄉之戀作祟，直回生長的地方，珞珈山如南北二高峯，東湖之水質本勝西湖，但由於人為的努力不够，它一直名不彰而神不顯，好可憐啊。夢醒，既想西子，又戀東湖，而西子、東湖都生疏了，它們不認識我啊，縱使泛舟西子、東湖之上，感情上已有疏離感，這或許即是

回鄉人的情結。我甚至感覺對不起它們——爲什麼會從我們手上失去？

人呢，變遷更巨，在西湖飯店小房間裏，（當時軍人薪餉微薄，爲省錢而住進看不着西湖的亭子間，沒有套房，設備簡陋。）我經常在走廊上散步，才能親近西子，偶然發現樓下舉行婚禮，男士清一色空軍制服，茶房告訴我：「新郎信是航空學堂的歐陽副官，新娘子是本飯店的駐唱小姐，郎才女貌，木老老的漂亮，旗下小姑娘都對這段姻緣羨慕死了。」杭州官話報告了這段良緣，也說出了他們一直叫官校爲航空學堂的傳統情誼。因爲不認識新郎，沒有下樓去喝喜酒，後來知道他名歐陽霖生，來臺後同駐岡山，知道他倆生了一羣子女，小弟弟現藝名歐陽龍，非常出色，前途無量，姐姐即是歐陽菲菲，知名度高，不必介紹。

猶憶有一年，歐陽非來臺中公演，她母親陪着，我和內人會去捧場，回程時與我同車，她說：「童伯伯，你曾經罵苦了我，罵慘了我，不過還是感激你。」我知道是那回事了；她以往曾在西門町新聲歌廳參加演出不入流的鬧劇，挺着個大肚子撒嬌，又滿臺打滾，我實在看不下去，遂在某刊批評她太不愛惜自己。她說：「我看了你的文章，拿到後臺給楊燕看，問她：這不是罵我們嗎？楊燕早看過，她道：『不罵你，還罵誰？童伯伯我熟，他似乎特別關心你，愛之深，責之切。』我說：『他和我老爸是算橋老友嘛，廣州淪陷的前幾天，還一道去廣州出差，海珠鐵橋被炸的前一晚才飛回來，聽我老爸講的。』楊燕說

：『你恨不恨他？』我道：『怎麼說恨？感激都來不及呢，我早覺着如此胡攪太不對勁；任人擺佈，前途無『亮』，我考慮應該走自己的路了。』後來她果然赴日，在異國打出天下，然後回國作盛大而突破性的演出，令人耳目一新，再後來嫁給一個日本青年，歌藝在日本生根茁壯。楊燕退休之前，也曾和我談起這段往事，感慨萬分。她的理性，值得讚佩。她們歌壇起伏浮沉的過程值得今日此中青少年警惕，人不可隨波逐流啊！晚輩的變化進退，而我則已垂垂老矣，一事無成，怎麼對得起天地祖宗所賜予的一切？

摸觸大我民族文化

一連串的省思，我觸及了大我的民族文化。民族文化所含豐富，它包括了祖先有形無形的遺產、日常生活形態的來龍去脈與發展，是非標準、思維方式、古代與現在的關係、現在與未來的關係、國家、社會、家庭與個人的關係。「發揚民族文化」不是一句口號，首先要不忘根本，而應落實於生活，健全的走向未來。如今回思大陸家鄉，回憶親人親情，前去探親，它不僅是個人的事，亦爲整體民族文化之一環節。

在寬橋安定住下，逐漸感覺局勢在激盪，最切身直接的便是物價。

初抵杭城之日，步行到官巷口奎元館吃麵，那裏的蝦爆蟳麵、蟹黃麵過橋、蝦步魚麵皆絕品，內子記得每碗一千五百元，而依科長級每月待遇全額，只能享受十幾碗，不到廿碗，那時節，

軍人待遇差，面臨像長了飛翼的物價，內心不得安寧。

杭州飲食，有兩宋遺風，獨特的文化背景，使杭州小菜如白樂天的詩，少用辛辣濃油，一味清醇，看似淡薄，却又回味無窮。

樓外樓最馳名，仍本小吃性質，西湖醋魚（以竹簍養在西子湖中，席前飛躍，何其美哉）、炆活蝦（亦是西湖培養的，跳躍動人）、炸響鈴、裏西湖香荷葉粉蒸肉（清香撲鼻，肥而不膩）、西湖菱角炒雞片（鮮菱土雞相得益彰）、火腿蕪菜湯（類似鼻涕而濃淡兩相宜）、鞭筍（味鮮而清，豆腐狀如蜂巢，清芬淡雅）。妙的是：火腿在原產地金華買不到上品，必須於滬杭大辦莊得之，杭菜火腿皮嫩河蚌，春夏之間，河蚌肥滿，將蚌肉邊緣，以木槌敲打使軟，用火腿合燉之，高雅宜人。紹興酒在紹興地面酒館難求上品，唯滬杭大餐館酒館方可得之。杭州人吃火腿，是非常認真的，也許受了旗人的影響。樓外樓的菜確是好菜，但一看帳單，暗暗叫苦，打腫臉充胖子，一個月的薪餉泡了湯也。後來常因公務擔任京滬各地來客導遊，與靈隱寺知客僧相熟，品龍井，回旗下小吃，不敢浪費，晚上都回寬橋，絕不花天酒地。物價的壓力，身受者苦不堪言，非今日所可想像。

別看杭州繁華似錦，杭州的四鄉農村却很落後，人民生活過得極苦。寬橋有個輔助機場叫喬司，我曾去附近農家探訪，比成都四鄉農家生活水準差多了，當時曾引起我心頭的不平，爲什麼？爲什麼富人附近的窮人就這麼慘？

今天的情況呢？據海外返鄉遊過西湖的有心華僑口中或文字中獲知，西子湖現已捧成國際遊樂區，寬橋已為民航機場，觀光設備有第一流水準（但一般服務態度仍是不入流的）。而四週農村却呈兩極化，富者越富，樂者越樂；貧者越貧，苦者越苦。但普通外賓只在西湖上泛泛舟，西湖九景（雷峯夕照已無存）打打轉，大飯店中享受自己日常的生活，一道無形的「柏林圍牆」，他們對當地窮人生活是無所見亦無所覺的。我如果有機會重訪西湖，除飽覽湖光山色以外，定要赴四鄉農家拜訪，喬司的年青人如其倖存，也老了，沔一壺茶聊聊（他們昔年喝不到近在咫尺的龍井名茶），我雖無力幫助他們，也是一番心意，先在這裏，獻上無奈的、遙遠的祝福。

舍下住在寬橋不過兩年有餘，但經歷了經濟上最不安的歲月，物價飛漲，翻天覆地，上餐館早晚時價不同，進而至於先付款者少，食完結帳者付出多，成了荒唐的世界。經濟改革發行了金圓券，內子遵照法令將全部小黃魚金飾換成了金圓券，初期還派點用場，我們用四百元買了一個大樟木箱，把它帶到臺灣，留用至今，作為金圓券的紀念品。到末期，四百元還買不到一個燒餅上灑的芝麻。公務支出，用的是天文數字。

在寬橋校區，按照進度實施教育，教練機飛翔，人員精神飽滿，但它究竟不具備完全的免疫力，經濟崩潰之害，等於今日之愛滋病（AIDS），承受不了任何侵襲，各方面都迅速惡化。我們過去政府決策者對經濟的瞭解不足，執行又從不徹底，各省主席多為軍人出身，對經濟接近

無知，信任舊式軍需副官，以致經濟百孔千瘡。看今天，我們主要憑藉力量在經濟，撫今追昔，我是身受其害又見其利的人，不禁感慨萬千。

看似淡薄回味無窮

剿共軍事，因軍事、經濟、安全、教育各方面之漏洞百出，日漸不支。（但一般民衆反應較慢，除接近戰區者外，大多渾渾度日。軍事新聞發佈，發明了「轉進」的名辭，以退為進，虛張聲勢，一旦穿幫，便無可補救；對退除役職業軍人，成立「軍官總」，無實質輔導，淪為走私販鹽之徒，多方面的錯誤，導致士氣民心崩潰。）空軍總部決心將寬橋官校撤退至臺灣岡山，開始一個有系統、有計劃的大遷移，胡教育長偉克規畫，一方面向空總申請 Q-15 備用之空運機十二架左右，由飛行教官駕駛，師生第一，教員教材為先。一方面利用火車運上海再行海運高雄轉岡山，凡眷屬皆用海運，同時成立海空運小組，我奉派為其中之一員。

大局日非，而人員器材繁多，運輸非易。胡教育長忽然指示：要招考一批文書人員，有人向他反應，人已經這麼多了，為什麼要招這批不急需的包袱呢？他說：我在臺灣，感覺到能有系統了解中華文化的人才不夠，會把現行公文辦好的人員不多，我們還有力量，要為國家儲備培養這種人才，不但是為本校，若干時日以後，必將蔚為國用。如是指定考試委員，我亦為其中之一。

結果報考者衆，素質甚高，亦有趣事，試題之一：「遊西湖詩」，其中一首打油：「平生未曾訪

西子，而今奉命作遊詩。……」原來他是從上海專程前來杭州應試，尚未瞻仰西湖呢！應考員之一杭州人許晏駢兄，文字令人拍案叫絕，不同凡響，問他：「你願意擔任基層的文書員嗎？」他說：「願意」，如是就簽約了，他即是今天的名作家高陽。還有兩位知名老師說過：「如果沒有胡校長那一招，我們就來不了。」我道：「對，用人的眼光要看得遠。」

撤退中，滬杭路局所派來的車廂各等俱備，豪華者有藍鋼皮，但可憐它飽受摧殘，絲絨窗簾都被剪掉了，車上精美用具也遭人順手牽羊。胡教育長偉克震怒：「我們如果有人做這種見不得人的三隻手，我把他當時趕下車！」

各種怪事紛紛出籠，寬橋火車站有一批青年跳秧歌，我們只好在旁邊看着，不讓他們妨害軍用品。他們貼標語，我們隨手撕去，因不起共鳴作用，後來銷聲匿跡，轉到其他地方活動。

軍風紀一天天壞了，杭州遊藝場大世界門口貼出一張紅紙海報：「本院上下客滿，尚未開始售票。」我入內巡視，認識的負責人說：「都坐滿了，尚未賣出一張門票，演員領不着工錢，又不准停業，這日子怎麼過？我能做到的，就是叫太太兄弟來煮大鍋飯。」進去看，臺上無精打采的，臺下大多睡懶覺，惟有銀幕上，依然十分認真演出，各方觀眾都有，傷兵、軍官總、失散離隊士兵，一臉茫然，我們也無法處理。

乘火車至上海，列車長來要求補票，我們正數錢，旁邊一位「軍官總」老兄怒火阻止：「不依規矩不能乘火車，穿二尺半的都不買票，也沒

錢買票，你們怎可破壞規矩？」列車長搖搖頭，只好廢然而去。到了上海，發現軍官士兵乘電車、公共汽車都是不買票的，雙層的一路公車，已成爲垃圾箱，我回憶昔年處女行時她的美姿，向她悽然苦笑。公權力、公共服務逐漸被破壞，是大亂之源。

火烤西瓜熱湯熱汁

師生、家眷、飛機大部份走了，一片淒涼，留守人員駐於驛村，每人一戶，汽油燃料用之不盡，西湖去得很勤，但，相看兩不順眼，正是：衆鳥高飛盡，孤雲獨自憂；西湖隨人的心境而先變色。氣溫突降，太太們從岡山託 C. S. 帶來西瓜，經高空飛行，其硬如鐵，砍不破，遂以汽油爐燒之，熱湯熱汁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，熱汁吃傷了，後來臺灣，有好一陣子我不吃西瓜。

一件大事發生，民國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傍晚，突聞空軍 C. S. 專機即將降落在寬橋機場，我時任校值星官，隨胡倬克教育長往機場迎接，安排有關事宜，機門啓處，只見老總統蔣公介石下機，從神色上看，和平時一樣，莊嚴氣象。蔣公是晚宿辦公大樓，臨時搬來寢具。侍從人員宿於大禮堂的舞臺上，打地舖，我去看有什麼需要幫助，他們動作熟練，似乎已經習慣，地舖井然有序，我叫人來燒開水，招待衛官王學訓學兄，他對我一臉苦笑，略敘當日上午的行程。

這是個民族值得痛思的日子，當時徐蚌會戰（其實談不上會戰，只是一場混戰，失去章法，問題重重。）前後，軍事雖然失利，苟全國上下

團結一致，服從蔣介石總統的領導，憑長江之險，整軍整經濟力謀恢復，國事非不可爲，但以失敗主義份子紛紛離異，平日呼口號振大權的將領高官露出狐狸尾巴，大局乃不可收拾。

蔣公爲重整革命軍陣營，預作恢復之準備，曾於元月十日命蔣經國赴上海轉告央行總裁俞鴻鈞，將政府庫存黃金外匯密運臺灣，以策安全。事後證明這是極重要的措施，否則新臺幣毫無基礎，如何改制。是日下午二時，老總統召集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臨時會議，正式宣佈引退，座中同志勸阻無效，相對涕淚。（會中發言情形，本刊曾有專文回憶。）旋發佈引退謀和文告。下午四時，蔣公於謁辭國父陵寢後（這是他老人家最後一次謁陵，心必長相左右。）乘專機離京飛抵寬橋，蔣經國先生等隨行。

那一夜，我那值星官室非常熱鬧，燈火通霄，侍衛長就躺在椅上（他囑咐不用床位），我根本未作睡覺的打算，副值星官黃少校，係美國回國華僑，華語不流暢，也生疏。（我最後一次見着他是 C. A. T 飛金門包機的副駕駛座位上校，想已退役去美。）是夜電話不斷，零時許，寧波老廚子來說，需要一隻母雞連夜燉湯，老先生「今朝一天沒吃什麥司」，這半夜何處取雞呢？靈機一動，從前收場內養雞，如今養雞的人都走了，雞或許在，於是配槍駕車陪著廚師去抓雞，果然雞有自我生存能力，還有幾隻，我不會抓，只好勞動他了，一陣追逐，終於逮到一隻，我拔了點筍、蘿蔔，老先生平日飲食簡單，廚師携有小型炊具，我想明晨有食物可吃了。

醉人杭城衆多麻木

次晨，校園中，見到蔣公和經國先生散步，無絲毫倦色，備車，好像到西湖畔去了一次，我到禮堂後臺，見王學訓兄，二人苦笑，沒說什麼。未幾，蔣公和經國先生上機轉返奉化溪口故里閉居。軍民聞報，至於痛哭失聲，全國頓失領導中心，國事更不可爲，人心因之而崩潰。

以後，李宗仁誤國，傳來都是壞消息。我再遊西湖，徐娘已老，風韻無存。寬橋空虛，衛兵極少，竟發生場兵搶劫情事，奉令不得已將兩犯在寬橋現場就地槍決，我攝影留證，心情不寧，這是從未發生之事，入夜，忽自問：「這兒爲什麼叫做寬橋？寬是什麼東西？」圖書館已撤走，幸覺得鄰居遺棄的辭海一本，寬字條：「以竹通水也，見集韻，按取巨竹竄長之，用以引水，山地往往有之。白居易石函記：『錢塘湖北有石函，南有寬，放水溉田。』」那麼當是寬橋附近，用寬水才有出路，我們當時，都爲國家出路擔心，入心苦悶，達於極點，連最美的西湖，看來都有點討人嫌了。醉人的杭州城，似乎業已麻木。妻及獨子先經海運赴臺，暫住於布袋鹽廠廠長舍親李家，來信經 C. S. 帶到：「我母子抵布袋之次日，大女生一女，好可愛，取名文卿，生活尚好，不必掛念。……」二十多年來，文卿臺大數學系畢業後，修得伯克萊博士，早爲賓州大學數學研究所教授。我如今想，這即是引活水溉田培養人才，同時必需要自我期許、自我奮鬥成功的證明；人遇困苦艱難，千萬不可失望悲觀。

那時有多少人料到我們今天會有這麼好景。

內人不在岡山，我本人又滯留寬橋，岡山鎮公所要報戶口，同事「曾迷糊」為我代辦，搞成了「父不詳、母不詳」之人，年齡報輕一歲多，學校成爲「教班」畢業。「錯誤百出。我來臺後方知。那時候，亂離兒女，改名換姓，亂點鴛鴦譜，不一而足，有些因證件遺失，並未按原來的本名申報，或以朋友姓，或以故鄉小名，有些則以逃難時檢來的證件姓名向戶政機關申報，當時都以口說爲憑一概照准，如今爲方便探親，要想認祖歸宗，麻煩可大啦。而我呢，一直父母不詳，豈不成爲寶斗里游民？太不像話了，幸有大陸印成之董春暉堂家乘，足資證明，乃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正，遂成爲有父有母之人，不亦善哉。但連帶的，年齡提升了一歲多，所以提早退休，這便是當年報戶口所留下的後遺症。

這本家譜，我好好保存，如將來回去探親，可以按表依行誼對照，老家恐怕早已散失了。

留守不飛逃過一劫

寬橋最後三週，我幾週險，因需到上海洽公，總務課高課長說：「我飛P.T.送你去，你可以駕駛一段，一齊在上海白相白相。」（老實說：那時紀律已顯鬆懈。）我因曾參加過他閣下的飛行失事審查會，了解他技術不良，曾經失事改調職務，便拒絕了。自搭火車前往，他則駕機獨行，三天未返，派員至宿舍一看，原來他早有安排，未幾中共就廣播了，他閣下想以我當見面禮獻予中共，上機前我必坐前座，如反抗將遭槍

擊，無法還手，最多同歸於盡，此次幸免一劫，真乃不幸中之大幸。

到最後，人員物資均已撤離，但若干不必需之物，則保存完好，例如我家醒村宿舍所有的衛材都是英國貨，這在當年是相當少見的，有些眷屬想將它帶到岡山，但教育長概不同意，這必將影響運輸能量與作業。將一切處理完畢，我們要二度離開寬橋了。（第一次是抗日初期。）是晚赴樓外樓告別晚餐，熟識的主人視我們爲路人，冷冷清清，好現實啊！

胡教育長建一碑石，留告中共人員，原文已不復記得，大意是：「我們暫時撤離，還要回來

的，寬橋所有的財產物資都是中華民族的產業，都是歷代祖宗所留下來的，你們不可破壞，要愛惜它。……」然後向寬橋英雄紀念塑像三鞠躬告別，同人等滿腔含淚。心底說：「寬橋啊！我們對不起你，向你說聲再見，我們一定會回來的！你候着吧。」

起飛後繞杭州城、南北二峯、西湖一週，它們似乎向我們招手，然後逕飛岡山機場，機上默然，我想：離亂的時候，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，變化之巨遠超過平常日子，唯有時間和精神毅力能考驗一切，爲人處世必須經得起考驗。未來的時間好長好長，綿綿無盡啊！

聖文叢書 俞鴻鈞傳 王紹齋 章君穀 著

平裝新臺幣二八〇元 精裝二八〇元

本書要目：活字典來自聖約翰，感化同窗成爲名師，大學生活交女朋友，意外事件促成良緣，夫人出馬獲得加薪，參譯國民大會宣言，陳友仁的得力助手，主持收回漢英租界，唾棄共黨辭官回滬，識周雍能相知甚深，初任上海市府秘書，代理上海財政局長，主持上海市預算，市府秘書解決風潮，週旋暴日嶄露頭角，嚴正態度戲弄巴敦，身入虎穴先聲奪人，當衆宣佈廢止協定，設後援會支援前線，上海撤守猶有佈置，香港總督份外尊重，代孔祥熙上參政會，整飭官方清除權貴，一舉擢升財政部長，大陸撤守黃金運臺，任臺灣省政府主席，解決糧荒緊急措施，推行耕者有田政策，膺命組閣崇法務實，四年任內政績斐然，監委彈劾軒然大波，奉行命令拒絕查帳，蔣公致詞語多沉痛，雲散霧收雨過天青，四壁圖書高與屋齊，院長官邸小得可憐，公餘之暇手不釋卷，生前辛勞死後哀榮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八十頁，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一百八十元，精裝二百八十元，掛號另加九元郵資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